

岑仲勉

著作集

中外史地考證

外一種

上

中華書局

岑仲勉著作集

中外史地考證

(外一種)

佛遊天竺記考釋

上 册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外史地考證:外一種/岑仲勉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4

(岑仲勉著作集)

ISBN 7-101-04191-4

I.中… II.岑… III.歷史地理-考證-世界-文集 IV.K91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30010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岑仲勉著作集

中外史地考證

(外一種)

佛遊天竺記考釋

(全二冊)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9×1194 毫米 1/32·28½印張·1 插頁·849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75.00 元

ISBN 7-101-04191-4/K·1769

岑仲勉著作集出版說明

岑仲勉先生(1886—1961)是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畢生致力於歷史學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獻學、中西交通和民族關係、史地考證等方面,均卓有建樹,為國內外史學界所推重。

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已刊專著近二十種,另發表論文近二百篇,其中一部分論文已結集出版。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先後出版岑仲勉先生著作十餘種,及時向學術界推介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推動了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隨着時光的流逝,岑仲勉先生的多數論著今天已經很難覓得,學者購求極為不易。為適應學術界的需要,我們決定將岑仲勉先生的舊槧新刊一併匯集起來,以“岑仲勉著作集”的名義集中予以重印。“岑仲勉著作集”將盡可能收錄岑仲勉先生的全部已刊著作,並將未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的部分論文及未刊稿另編為《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出版,使之成為岑仲勉先生學術成果的集中展示。為此我們還特別就“岑仲勉著作集”所收各書編寫了《岑仲勉著作集論文及札記篇目索引》,附於《續集》之末,以便讀者檢讀。

岑仲勉先生的著作出版時間跨度大,版式及標點方式各異,所涉及的學科範圍十分廣泛,尤其是西域民族歷史和中外史地研究論著中涉及大量專名和音注,如將全部著作統一按要求標注專名,整理重排,則需要專家學者的大力投入,恐短時間內難以面世。如簡單地刪去專名標注,變換標點,劃一格式,表面雖齊整一致,實則勢必削弱原著的學術價值,影響讀者使用。因此我們在徵求學術界同仁的意見之後,決定除少數短篇著作外,均採用原版影印的方

式以應急需，已發現的部分明顯文字錯訛則予以改正。岑仲勉先生全集的重編整理工作非匆忙間所能辦，當俟來日從容進行。

“岑仲勉著作集”目錄及所據版本如下：

一、《兩周文史論叢》（外一種：《西周社會制度問題》，新知識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二、《隋書求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陳達超整理，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

四、《隋唐史》，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五、《唐人行第錄》（外三種：《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版；

六、《唐史餘瀋》（外一種：《府兵制度研究》，據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重排），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版；

七、《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外三種：《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登科記考訂補》），陳達超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八、《金石論叢》，陳達超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九、《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十、《突厥集史》，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重印本有較多修訂）；

十一、《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十二、《中外史地考證》（外一種：《佛遊天竺記考釋》，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新標點排版），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十三、《黃河變遷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十四、《岑仲勉史學論文集》，陳達超整理，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十五、《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陳達超整理，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版。

另外二種：《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已列入我局“新編諸子集成”叢書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一九四八年），經孫望、郁賢皓、陶敏先生整理，與《元和姓纂》原文合併為《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已於一九九四年由我局出版。以上二書暫不列入“岑仲勉著作集”，特予說明。

收入本叢書的部分著作，承蒙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許可據其原版重印，對於他們的鼎力支持，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岑仲勉先生家人和陳達超先生長期對我們的工作予以支持幫助，謹致謝忱。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四年二月

前 言

這一本書收了三十年來我在歷史地理方面所寫過大大小小的六十幾篇文章。文長短不齊，長者至萬言，短的只數百字。既屬臨時觸發，隨筆寫成，內容當然很不一致。主要注重在古代地名考證方面。凡有從前爭論不決或留下疑團或向為空白的問題，我常喜歡插手一下，雖然未必都有收穫，然嘗試既多，也頗有所得，篇內題目所以種種色色，原因就在這裏。

地理名稱有其比較的固定性，鑽研時苟非走錯了路，得出的結論當不至隨時動搖；否亦足供進一步之探討。本書各篇涉及範圍頗為廣泛，頭緒紛繁，要寫一個概括性總結，頗不容易，現可就其性質相近者，約歸納為八類，然後每類中擇要介紹之。

(一)重要古地的證定。如 1.《隋書》之吐蕃——附國》。《隋書》記附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人口二萬餘家，是一塊很大的地方，可是唐以後的史書都未提過這個地方。2.《塔吉克嚙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塔吉克是住在帕米爾內外歷史很古的民族，嚙勒察為其分派，不會不見於我國古文獻，試為追溯，便知前者即《後漢書》之德若（亦即《史記》之大益，見拙著《漢

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後者即《佛遊天竺記》之竭叉。

(二)注重地理上交通。交通與經濟運輸、民族動態、文化交流、國防設備等,在在都有密切關係。大致來說,我國西北兩方是陸路交通,南方是海道交通。

(甲)前者陸路,如 1.《〈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整個《穆傳》的地理比定,外人未有嘗試,我國學者則說各不同,就中以沈曾植吉里吉斯高原說為最穩,惜語過簡略。此篇通過古今地之比定,證明沈說大致不錯。由此知公元前一千年頃,周族已能遠通西北,其文化燦爛,自有原因,而周族之來歷,也可獲得多少啓發。2.《從嘉峪關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紀程》,是近代西北行的紀程。路線的方向跟前篇大致相近,兩者比讀,可見古今交通之變化。以上是說西北的,說西南的則有 3.《六詔所在及南詔通道一段之今地》、4.《唐代滇邊的幾個地理名稱》兩篇,均據《蠻書》等為基礎,考究唐對南詔的交通與南詔當日勢力之所及。

(乙)後者海路,如 1.《西漢對南洋的海道交通》,係論漢武遣使市易,達到印度半島的東部。2.《唐代大商港 Al-Wakin》。唐時阿剌伯地書說我國有四個商港,自西而東,最先到的叫做 Al-Wakin,日本人以為即龍編,可是言音不對,我國也沒見相當的文獻。著者經過相當考慮,認為即漢之比景,不單止言音相對,而且比景為登舶地點,屢見於義淨的記載也。3.《南海崑崙與崑崙山之最初譯名及其附近諸國》。崑崙故事, 伯希和、費爾

兩家雖所徵不少，却昧於其最初的譯名。實則崑崙係金鄰的音轉（金與崑是收聲 m, n 的通轉），最早當見於東漢，其地臨金隣大灣（今暹羅海），為我國南航必經之途。現時我國發掘古墓，常有崑崙奴傭（我認為即漢初所傳的僇僮、僇婢，說別詳），自漢至唐流入中國者數當不少。4.《掘倫與崑崙》則指出掘倫為唐代崑崙的異譯。5.《自波斯灣頭至東非中部之唐人航線》。賈耽廣州通海夷道描寫唐世西南洋的整個航程，其前段已有多家作出考定，惟波斯灣以西一段幾全付缺如，我把五個名分別推證，則中唐人對西南航線之認識，已達東非洲之東部，那是我國地理學史上值得記錄的一件事。

（三）建置及區域，也是地理學上一要題。後魏在北邊設六鎮，所以防備蠕蠕，然六鎮何名，遺址約在什麼地方，不一其說，因此，1.我就前後共寫了四篇短文以求徹底解決。2.《〈拉施特史〉十二省之研究》。拉施特得孛羅丞相之助力，記出忽必烈當時分建十二個省。張星烺氏對照《元史》《地理志》謂《拉史》遺去湖廣，又對省名之 Khingsui, Lukinfu, Lumkali, Machu (或 Kamkhu) 均未能確切還原。我們須知蒙古人對漢地之稱呼，常自保存他們的一套（參《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篇），叫湖廣為武昌，其餘四個省名即漢語之杭州、麗江府、隆興府、武昌（或漢口）也。3.《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漢、唐在玉門以西，未見驛傳之記載，至元時沿着羅卜、怯台、闍鄴、斡端、鴉兒看等地

分立陸、水之驛，這是元代的創舉。這一類也有關於外國的，但往往記錄不明，須要加以釐正。據《唐會要》及《新唐書》《地理志》，大食屬國好像有七處（除陀拔思單不計），同書二二一《大食傳》則只記封了六個國王，無岐蘭。4.《唐代大食七屬國考證》即在證明岐蘭乃裏海音譯，並非國家，故與各國之相距或遠或近，洪鈞所以說“《唐書》所記都盤六國方向、程途，殊難考合”也。其誤因則由於各書未有指出岐蘭是海，所以引生誤會。其次，古籍不標句讀，因而遇着連譯幾個外名的地方，每不能讀斷。《諸蕃志》之占城屬國，東西人讀者均以二字爲句，則未知外國地名，並非像漢名之整齊，不能執此以例彼的。故5.《諸蕃志》占城屬國考》釐正“賓曠龍、烏馬拔弄、容蒲羅甘兀亮、寶毗齊”計十六字，只是四個地名的音譯，唯其這樣做，才能找出它相當的地方。

（四）邊遠的史地，往日常爲人所忽略，如 1.《“回回”一詞之語原》，從于闐文知其本爲于闐人稱回紇之名，及後才推演開來而語離其宗。2. 阿里馬爲蒙古初期著名的城鎮，遺址却久未決定。編內的《阿里馬》係根據《西遊記》、《西使記》之敘事，結合俄人兩家之踏查，決其即徐松《西域水道記》所說塔勒奇城正北五里許之破城，道光年代刪地者猶於其地多得明珠、瑟瑟之屬也。之外，3.《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大致係考論忽必烈朝今新疆內許多地名和某些以前沒有解決的人名；4.《吐魯番一帶漢回地名對證》係取清末俄人對吐魯番一帶地名略記，就個人所

知，試求其漢名舊譯，期作為漢、回名稱對照表之用。

(五)漢籍記外國地理之誤會。著書者如未嘗身履異域，只取別家的記載，綴合成文，其間免不了誤會，是意中的事，故周嬰對《水經注》有“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洄湫”的批評。我為求指出其誤會所起，才作《〈水經注〉卷一箋校》，同時因鄭注此卷引用《佛遊天竺記》文很多，且有不少異同，故就此等異同地方，順帶作校勘記多條，並非試圖校勘鄭注。

(六)記我國的史事時，外語對地名之稱謂，往往與漢文不同，原來相當於漢語什麼，也時常解釋各異。即如 Kumdan 係中古時“金殿”的音寫，指皇帝寶座所在，文言謂之金鑾，猶之北族的“金牙”或“金幹耳朵”，從嚴義說，當日指長安言之。又 Machin 的 ma 即漢語之馬，大也（參拙著《兩周文史論叢》205—206 頁）；Chin 為“秦”之音寫，伊蘭語用以稱我國。以上兩名，見 1.《外語稱中國的兩個名詞》。又如十世紀前半葉大食人墨哈黑爾到達了一所地方，名叫 Sandabil，認為就是唐代的王廷。我取其行程逐段分析，才知 Sandab 為刪丹的音譯，il 在回紇文為王國，是當日回紇族建立的一個小朝廷，墨氏以前未到過中國，踏進甘肅境內，就以為唐代王廷，錯誤也有其原因的，見 2.《誤傳的中國古王城》。此外，《Zaitûn 非“刺桐”》篇闡明 Zaitûn 係齊墩果原名，福、泉一帶土產橄欖，其樹跟西亞的阿利布多少相似，大食人遂以“齊墩”為泉州代名，並非“刺桐”的音譯。以上

三事，屬於中亞和西亞。蒙古人稱我西北的名城，也自有他們的一套，具詳前文的(三)項，稱靈州爲惇物，寧夏爲飲汗，榆林爲統萬，斡羅孩猶漢語“回樂路”，涼州姑臧爲烏城，除第四個外，皆是六朝以前的古名，其說於4.《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中詳之。

(七)1.《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原書幾已全佚，本篇只在保存其遺目。2.《晉宋間外國地理佚書輯略》則就晉至劉宋時期幾本所見之遺文，試作綜錄。那個年代來往中印之佛徒，多寫有行記，但習慣不自定專名，法顯出國很久，冒死不顧，時人要尊崇他，稱他的作品爲《佛遊天竺記》，跟西晉初衆稱法護爲菩薩無異。3.《〈佛遊天竺記〉名稱之討論》就辨明“佛”的稱呼之不足驚奇，後來“佛”字的應用統一，才轉變爲《歷遊天竺記傳》、《佛國記》、《遊天竺記》、《天竺國記》等各種名目。近人用後世的眼光，觀察中古的情事，反而脫離現實了。同上理由，4.《〈翻梵語〉中之〈外國傳〉》，原文不著撰人，因有智猛或曇無竭之不同解釋。至5.《評〈秦代初平南越考〉》則屬書評性質，批判鄂盧梭原書，以爲嶺不止五，五嶺位置隨漢族南移勢力之消長而易地云。

(八)最末，外地名稱常有不經見者，涉獵之餘，亦偶提管見，如杜環《經行記》之苦國即今敘利亞，唐時立五節度，還可與近世分爲六軍區互相證明；同記之朱祿爲末祿訛文，實即《後漢書》之木鹿；賈耽海道末羅爲巴索拉之唐譯；《太平廣記》蠟蟻國當指北

非洲之一地，唐睿宗時已通使我國，此爲中、非交通較早之記錄；《太平寰宇記》之致物國卽今加里曼丹之文郎馬神，不述國卽東岸之把實，文單國卽東南隅之亞門丹義，同在一島之中。又《袁桷集》之把禿爲報達異譯，滅國無疑爲密昔兒；均可使考地者有所參稽也。

這一冊子的內容，大致不外如此。計範圍所及，遠居於西亞、南洋，然世界輿地書浩如烟海，一隅局處，坐井無殊，祇憑蠡測之放言，豈謂驪探而有得。姑成冊子，聊備采葑云爾。

抑既寢饋於斯二三十年，雖乏寸長，要思獻曝，今試略言之：

要注重材料來源之價值。如一等、二等……之類是也。文字一經轉錄，字句小差，便生別解。元狩四年霍去病北征，《史記》卷一一一載武帝獎詔有“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之語，當是據去病之報告，此一等材料也。同書卷一一〇《匈奴傳》當史遷綴合各種書說而編成，文只云“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略去“登”字，此二等材料也。今假使謂登與臨各別爲義，所臨者低地之“海”而不言所登何處，文義殊不完。我們如從此來探索，再結合蒙古時代杭海、抗海、沆海幾個譯法，便見“登臨”係一個兩字詞彙，其義只是“登”（唐前詩文是這樣用法），史遷偶略一字，遂滋異議，先手材料之要也如此，這是一。

認識材料的內容也是重點之一。歐陽玄《契氏家傳》是記回

紇始祖居地，不是記元都和林，兩者雖然相近，但並非同在一點。早年我寫過一短篇《和林考》，取《家傳》與張德輝《紀行》相比，結論本已不錯。後來惑於近世考訂家之說，不能抓實重點，遂謂和林所在，以沈垚朱爾馬台河之考爲定論（《突厥集史》七六八頁），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可見閱覽時必要小心謹慎，萬萬不可稍涉大意，這是二。

方望所以決定地位，一錯就弄成南轅北轍。我國舊籍多不標點，尤易誤解，如依《漢西域圖考》斷句，則劉郁《西使記》本云，“（孛羅）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即是說，海（泊）在城北。布勒希乃德繙作英文時，乃以“城北有海鐵山”爲句，於是解爲海在城南，方向字樣如何斷讀，關係是很要緊的，這是三。

最簡要的說法，我們初步的知識要面積寬，種類多，既普而博，閱覽時可能觸發之機會便多，拘於局部則懷疑之機會便少。因爲每一種科學無不與其他作蛛網式關聯，有一點不懂就不能不依賴別人，別人即使是專家，也會犯錯的，正所謂牽一髮而全身皆動了，故依賴的程度能夠減至越低越好。記弱冠時朋輩論學，開首便以專哪一經、四史中專哪一史爲問，然而剛能獨立研究，基礎未厚，便即進入專的途徑，論求學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夠全面展開，這恐怕是專之過早的毛病吧。試看名學者如王高郵父子、德清俞氏，他們的著作都是兼涉羣

經，成績輝煌，相信他們的學習，不是開始便專於一部的，史地也不能例外。

還有一事，我國建立很古，幅員很大，外國撰述有關我國者數不在少，難處在未能遍讀。故史地研究，最好能多識外國語文，筆者在研究當中，就常以所知有限為憾。不要談怎樣博通，姑就地理學之最低限度來說，地名無論中譯外或外譯中，先須問其在語音是否對照，各地有其特殊的語音，有其互異的轉變，如果不略明大概，就感到無從決定了。

以上一小撮意見，無非老生常談，然而常談也非毫無討論之價值，是以不嫌鄙陋，冒昧提出來。

歸到本題，這個冊子編成於一九五七年，初分為(上)本國、(中)西域、(下)海外三編，以空間性為主；其中顯有不妥當的地方，現接納中華書局編輯同志的提議，取消地域劃分，約以時間先後為主，定名曰《中外史地考證》，一九六〇年五月重編告成。

岑仲勉識

中外史地攷證

一九六二年版題籤

目 錄

前言

《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	1
昆侖一元說	42
評《秦代初平南越考》	48
衛拉特即衛律說	58
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	67
西漢對南洋的海道交通	89
蜀吳之梵名	108
南海崑崙與崑崙山之最初譯名及其附近諸國	115
《佛遊天竺記》名稱之討論	151
晉宋間外國地理佚書輯略	164
閩婆婆達	183
奇沙國	184
北魏國防的六鎮	186
懷荒鎮故址辨疑	195
評沈垚懷荒鎮故址說	199